

他记得小时候读过一篇童话，书名和作者已经记不起来了，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：在那童话的王国里每人胸前都有面明镜，心中任何一丁点邪念都会在那明镜中显现，一览无遗，人人都能看到，因此，谁也不敢存一丝妄想，否则便无地自容，或是被驱逐出境，这便成了一个君子国。书中的主人公进入了这纯净至极的王国，也许是主入其中，他记不很清楚，总之胸前也罩上了一面镜子，显出的意然是一颗肉心，众人大哗，他自己也十分惶恐。主人公的结局如何他记不清了，可他读这童话的当时，一方面诧异，又隐约不安，虽然那时还是个孩子，没有什么明确的邪念，却不免有些怕，尽管并不清楚怕什么。这种感觉他成人之后淡忘了，可他曾经希望是个新人，也还希望活得心安理得，睡得安稳，不做噩梦。

头一回同他谈起女人的是他中学的同学罗，比他大好几岁，一个早熟的男孩子。还上高中罗就在一个上刊物发表过几首诗，同学中便得到了诗人的称号，他对罗也特别敬重。罗竟然没考上大学，暑天烈日下，在学校空荡荡的球场一打赤膊，一个人投篮，带球跑跳再投篮，浑身汗淋淋，发泄过剩的精力。罗对于落榜并不在意，只说要上舟山群岛打鱼去，他便越加相信罗天生就是个诗人。

又一个夏天，他从北京回家过暑假见到罗，在他家附近的一个菜场，扎个白围裙卖豆腐。罗见他淡淡一笑，解了围裙，把豆腐摊子托给边上卖蔬菜的一位上了年纪的胖女人，同他走了。罗告诉他当了两年的渔民，回来没有工作，到这合作菜摊卖豆腐兼管帐，街道办事处分派的。

罗的家可以说是道道地地的棚户，一间断砖砌的简易房，竹片编起来抹的石灰，隔成里外两间，里间她妈睡，外间既是堂屋又当厨房。一侧的屋檐延伸出去，顶上搭了几张模压的石棉水泥板，弄出一小间，想必是他自己盖的。紧里边直不得腰的角落，放一张折叠的帆布床，边上还有张只一支抽屉的小桌，对面靠墙有个藤条的书架子，都收拾得有有条不紊，干净俐落。罗的母亲到工厂上工去了，罗却依然把他带进里间的鸡笼小屋里，让他坐在桌前，罗自己坐到帆布床上。

“你还写诗吗？”他问。

罗拉开抽屉，取出个日记本，一首首的诗抄与得很工整，都标明日期。

“都是情诗？”他边翻边问，想不到在学校总独来独往的这小伙子写得竟这般缠绵悱恻，他还记得教语文的老先生在作文课上宣读过罗的诗句，那一番少年意气慷慨激昂，同这些诗迥然不同，他说出这看法。

“那为的发表，现今也发表不了。这都是写给那小娘子的，”罗说，于是同他谈到女人。”这小娘子不过是钓我胃口，又找了个党员干部，比她大上十岁，就等结婚登记呢，在家整晚给那人织毛衣。这本诗是从她那里要回来的，现在也不写了。”

他回避了女人的话题，同罗谈起文学，滔滔不绝，谈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应该有新的文学，虽然他也不知道那新的生活新的文学是怎样的。总之他认为不能像报刊杂志上通篇的好人好事和“大跃进”的新民歌。他讲到格拉特柯夫和爱伦堡的小说，马雅科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戏剧。他那时还不知道斯大林肃反和爱伦堡的“解冻”，而梅耶霍特早就给枪毙掉了。

“你说的这文学太遥远了，”罗说，“我不知道文学在哪里？我现在的日子是白天卖菜，晚上等一个个菜摊子收了，再点钱结帐。有时读点书，也都是天边的事，看看消遣解闷罢了。也不知道新生活在哪里？做学生时的那点狂气早烟消云散了，还不如找女孩子玩。”

罗这种颓废比说那小婊子还更触动他。他说他还真的没碰过女人，这回惊异的倒是罗。罗毕竟比他大几岁，也很宽容，说：“你真是个书呆子！”这话也并不包含对他那似乎优越的处境有什么嫉意。“我给你叫个女孩子来玩，这小五子，沾沾她准保没事。”

罗说这小五子是很随便的女孩，一个小骚货，他从罗嘴里又听到对女孩的亵渎。

“我把她叫来，这丫头片子会弹吉他，不像大学里的那些女生，一个个装模作样，”罗说。他当然希望见识见识这样的女孩，罗还真的出门去叫小五子。他一边翻看罗的那些情诗，有的写得十分露骨，对性的咏叹他以为远超过了郭沫若当年的“女神”，很受刺激，越发相信罗真正是个诗人，同时也知道这绝对不可能发表，又为罗惋惜。

不一会，罗回来了。他转身对罗说：“这才是诗！”

“咳，写给自己看的，”罗苦笑。

小五子着的木屐来了。一个眉眼浓黑的少女，上身一件无袖圆领的小花布短衫，胸脯饱满，这女孩才十五岁，已经发育得像个大姑娘。女孩没进到这小间里，侧身依在门框上。

“他也写诗。”罗向女孩介绍说。

其实罗从未看过他的诗，但这似乎是最好的介绍。就是说这女孩看过罗的这些艳诗，这种介也就有不言自明的含意。女孩抿嘴一笑，厚实的嘴唇随后又张开了，他还没见过嘴唇这样松弛的女孩。他把本子合上，同罗又说起别的，不自在的是他而不是这少女。

罗从门背后拿出一把漆皮剥落的吉他，对女孩说：“小五子，给我们唱个歌吧。”

他算是从窘迫中解脱了。小五子接过琴，问：“唱什么呢？”

“随你唱什么？〈山楂树〉吧！”

这是一首俄罗斯民歌，当时在青年学生中很流行，之后也由对新社会、对党和领袖的颂歌替代了。

小五子低头调弄琴弦，发出闷闷的声音，很轻，眼神却并不在听，懒散的样子，女孩抬头看人时让他觉得茫然。屋里什么地方在叫，都轻轻的，小窗外阳光刺眼暑热蒸腾。女孩拨了个旋律，又打住了，对罗说这会儿不想唱，又望望他，却又像望着他头顶上什么地方。

“不想唱就不唱，”罗说，“要不晚上一起看电影去。”

女孩笑而不答，搁下琴，竖在门边上，走到堂屋才出扭头说了声：“人家里还有事呢！”便出门走了。

“有个屁事，听她鬼话，”罗说“你真不会招女娃，你不想约她？”

他默默无言。罗说横竖也没什么前途，他们落魄的那一夥经常找女孩子们鬼混，一起弹琴唱歌。有时候认里到城外湖里游泳，或是偷偷解下只小船，划到湖中荷叶丛里偷莲蓬。小五子也跟去，夜里在水中谁都可以在她身上磨磨蹭蹭的，她也不说什么，一个挺懂事的丫头。看得出来，罗爱她。可罗又说他有女人，也是从小在一起彼此看着长大的，进了军区的歌舞团，不可能跟他这个卖菜的结婚，可是怀孕了，就去年冬天的事。上医院打胎得要结婚证明和工作证，他哪里弄去？再说这姑娘是军人，结婚都得经领导批准，这事要她组织上知道了，开除军籍不说，把她那好工作也弄丢了，还不恨他一辈子！再说，他这么个合作摊贩，那点工资刚够糊口，怎么再得起女人和孩子？幸好他表舅在一个县城当医生，通过他表舅的关系同县医院的熟人说通了，罗带她去就是说是结了婚，才把个手术做了。

“星期天一早我陪她去的，当天夜里十点前她还得起回歌舞团晚点名，部队里规矩。路上转车，在汽车站牌子前等车的时候，天早黑了，又下的雨，路上鬼都没有，她说她底下还在流血，我抱住她，两人止不住大哭了一场。后来就这么散了伙。这能写吗？”罗问，“新生活又在哪里？”

罗说没法不颓废，搞女人是打鱼的那两年，岛子上渔村里男人出海哪天回来也没个准。他学校里刚出来的一个小伙子，渔村里风骚女人有的是，就这么开的头。没什么浪漫的，玩过了就知道真他妈没劲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谈得来的，他宁可回来卖菜。

“你怎么会想到去打鱼的？”他问罗。

“没法子，得找条出路。我当时不是不想和你一样上个名牌大学，弄弄文学，你不晓得我怎么落榜的？”罗反问他。

“你可是全年级的佼佼者，同学们公认的诗人，想不到弄到这地步，”他说。

“就他妈的这诗弄的，”罗说，“考大学那年正是反右之前，不是号召鸣放吗？省里的刊物把一些青年作者也打去参加了个会，要大家畅所欲言。我也就跟着几位青年作者说了两句，无非是选稿的题材太局限，诗就是诗，还分什么工业题材、农业题材、青少年生活栏，发表的都是我最烂的诗，有那么几个好句了反倒给删了。就说了这么点话，后来转了个材料到学校，教导主任找我谈话，我才晓得捅篓子了。那几个都不知弄到哪里去了，我年龄最轻，说的话最少，还算能架来卖菜。”

之后，他卖了三张电影票，在电影院门口等到已经开演了，小五子才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跑来，说罗夜里菜市场要值班看摊子，来不了。他不清楚罗是不是有意要把小五子推给他，总之，进了放映厅，黑暗之中，他拉住小五子的手，在边上的两个空位子坐下。整场电影演得什么他全然没有印象，只记得一直捏住女孩柔软的手，热呼呼的手掌心在出汗，他想既然这女孩男孩子们都摸过，他为什么不能？这之前他还真碰过女孩，他向往的爱情全然是另外一回事。

上高中的时候，他钟情过一个低年级的女生，在学校的新年晚会上跳舞时，才同这女生说上话。一夜通宵，不管是猜灯谜还是别的游艺，他都追随她那红底青花罩衫的身影。天朦朦亮，或许是路灯下雪地映照，回家的路上他尾随那个女生，这女孩和几个同路的女伴边走边嬉笑，时不时回头看，他知道她们说的是他。

他没有想到也可以随便摸一个女孩。他同小五子从电影出来，故意避开大街走进个巷子，一直牵住她的手。这女孩挺顺从，低头望着鞋子走路，有时踢一下路上的石子。到了路灯照不到的一个拐角，他抓住小五子的手臂，想贴近她，女孩摇摇头，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他说“你们男的都很坏。”

他说他不是这样的，只想亲她一下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问，拧起眉头，眼白和眼仁分明。

他便松开她，说还从来没亲过一个女孩子。小五子说，得让她想一想。他垂手低下头，没想到小五子说：“那你就亲一下好了。”

他碰了一下她抿得紧紧的嘴唇，立刻离开了。小五子便垂下眼帘，松开嘴唇，他于是又吻了她，这回她那双唇厚实而轻软。他隔着松宽的衣服握住紧紧的奶，女孩喃喃呐呐，说：“别弄痛我……”

他手伸了进去，在她尖挺的小奶上游移，但是他没敢也没想到同一个他并不真爱的女孩作爱，他也还不会就想到做爱，只觉得这女孩就够慷慨的了。之后他收到小五子寄到他大学里的信，那信也写得很简单，问他明年夏天还回来过暑假吗？

那个夏天，他没回得了家，那是“大跃进”之后闹成了大灾荒，大学生们暑期还得义务劳动，去北京西山挖坑种树，弄得人人浮肿，还要做那些无聊的“好人好事”，把个假期也贡献了。他后悔那年暑假同小五子厮混的时候没能坠落，可他窃窃希望坠落。